

2010年诗歌理论选

中国诗歌

CHINESE POETRY

主编 阎志



【第12卷】

头条诗人	藕塘村纪事 / 徐后先
理论前沿	谢冕 吴思敬 徐敬亚 沈奇 张清华 霍俊明
问题探索	陈仲义 邹建军 王志清 寒山石 熊国华
诗人批评	吴开晋 程光炜 李隼 殷实
诗作争鸣	众说纷纭李少君
文体流变	诗歌传统的颠覆及诗美的变异 中国新诗文体学研究30年 散文诗：从观念的新变开启探索的 航程

2010 12

人民文学出版社

走在前面



□ 阎 志



诗歌理论大多数时候走在了诗歌创作的前面，我想这主要得益于我们诗歌理论家前瞻的思维和对诗歌规律的准确把握。

相得益彰的是，我们的诗歌作品评论也总能看到诗人自己都感觉不到的东西，很多时候诗人只是一写，而诗评家总能看到文字背后的更多。我想这主要得益于诗评家卓越的眼光和对艺术生活的深厚积累。

有时候我很担忧，甚至是恐惧。如果说我留下的文字是一堆信息的话，随着专业理论的发展、信息科技的发展，以及两者的结合，总有一天，凭着这堆信息就能完整解读一个人的全部心路历程。

当然，这也很有趣，也许只有写作者才有这种可能，那么何尝不是一种乐趣与期待呢。

总之，我对谢冕、吴思敬等大师、高人们一直心怀景仰，每每看到他们对诗人、作品，乃至对自己作品的解读，我都深为叹服。在盘点了一年的网络诗歌、民刊之后，我们又对这一年诗歌理论作一次梳理，就是要借此机会表达我们对于中国诗歌理论界的敬意。正是因为他们总是走在前面，总是比我们诗人看得更多更全面，我们的诗歌创作才得以坚实地走下去。

2010年12月27日中午于汉口北

2010年诗歌理论选

中国诗歌

【第12卷】

2010 12

主 编: 阎 志

常务副主编: 谢克强

副 主 编: 邹建军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田 禾 田 原 叶延滨

李 瑛 祁 人 吴思敬

杨 克 张同吾 张清华

邹建军 陆 健 路 也

阎 志 屠 岸 谢 冕

谢克强 韩作荣 雷抒雁

发稿编辑: 刘 蔚 熊 曼 朱 妍

美术编辑: 叶芹云

编辑: 《中国诗歌》编辑部

地址: 武汉市盘龙城经济开发区

第一企业社区卓尔大厦

邮编: 430312

电话: (027) 61883208

传真: (027) 61881777

投稿邮箱: zallsg@163.com

目 录 CONTENTS

001

卷首语

001 走在前面

阎 志

004-016

头条诗人

005 藕塘村纪事(组诗)

徐后先

015 藕塘村: 我开花的母土

徐后先

017-052

理论前沿

018 怀念为光明而歌的先驱

谢 冕

021 仰望天空与俯视大地

吴思敬

030 诗中的空白

徐敬亚

037 “自由之轻”与“角色之崇”

沈 奇

042 边缘的、地域的、民族的和现代的

张清华

045 旋转木马上的蒙面者

霍俊明

053-078

问题探索

054 新诗发展的“悖论”

陈仲义

059 中国的诗歌去了哪里?

邹建军

065 散文诗: 最不可或缺的是自由精神

王志清

070 关于网络诗歌的几个问题

寒山石

076 生态诗的担当、体验与梦想

熊国华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10年诗歌理论选/谢冕等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中国诗歌/阎志主编)

ISBN 978-7-02-008360-2

I. ①2… II. ①谢… III. ①诗歌-文学评论-中国-当代-文集 IV. ①I 207.2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27213号

079-097

诗人批评

- | | | |
|-----|------------------|-----|
| 080 | · 对诗艺诗美的新拓展 | 吴开晋 |
| 083 | · 欧阳江河论 | 程光炜 |
| 090 | · 诗意地理解 | 李 隼 |
| 095 | · “生活,被滥用了的隐喻……” | 殷 实 |

098-117

检讨巡礼

- | | | |
|-----|--------------------------------------|-----|
| 099 | · 当代中国诗坛的“重头戏”:关于《中国诗歌》头条诗人与两届闻一多诗歌奖 | 颜红菲 |
| 106 | · 灵魂的冒险与艺术的前沿 | 杜雪琴 |
| 112 | · 当代校园诗歌创作的生力军与探索者 | 张 静 |

118-132

诗作争鸣

- | | | |
|-----|-------------------------|-----|
| 119 | · 仰望天空的歌唱 | 谭杉杉 |
| 122 | · “我”歌故“我”在:李少君诗歌的“草根性” | 刘 慧 |
| 124 | · “草根”岂能“无根”? | 胡雅玲 |
| 128 | · 偏离于“草根性”的草根书写 | 陈富瑞 |
| 131 | · 众说纷纭李少君 | |

133-156

文体流变

- | | | |
|-----|---------------------|---------|
| 134 | · 诗歌传统的颠覆及诗美的变异 | 季 棠 |
| 143 | · 中国新诗文体学研究30年 | 吕 进 王 淼 |
| 149 | · 散文诗:从观念的新变开启探索的航程 | 蒋登科 |

封面彩图——《中国书画百家·钱松喈·爱晚亭秋色图》

本期插图选自萨夫拉索夫作品

责任编辑:王清平

装帧设计:海 岛

责任校对:王清平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编:100705

武钢实业印刷总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210千字 开本850×1168毫米1/16 印张9.75

2010年12月北京第1版 2010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02-008360-2

定价12.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头条诗人

TOU TIAO SHI REN

005 藕塘村纪事（组诗） / 徐后先

015 藕塘村：我开花的母土 / 徐后先



藕塘村纪事

·组诗·

□徐后先

低处的花

没绣过荷花、菊花，你也见过稻花
没掐过菜花、山花，你也插过栀子花

在黄土上抽条，它们喝地母的稀奶
舔天娘的凉泪，是大地最温顺纯良的孩子
晴，上下一身尘。雨，里外一身水
风撩草地拍打着关节里的虫子

端着小小的香油灯，它们火苗微弱
摇摇晃晃，像有只手鞭打陀螺
一场骤雨雷电会砸碎灯盏，只剩下碎片
满地，它们从不躲闪，砍了头，根还活
在贫瘠的黄土里，抽出新芽

从混杂的香气中，我能抓住它们的魂
捡起凋零的碎片，我能与一长串名字对号
像数每一个藕塘村人
长子矮子，胖子瘦子，幸福的痛苦的

血色黄昏

谁一脚把皮球踢下西山
菜花蛇出来了，横在埂上吐信子
青蛙打开气囊，挽歌一头老黄牯的末日

水田无限地大，无限地绿
无限地流血，从秧棵它的毛孔里
蜻蜓在毛端表演杂技
蚊子出山了，这个杂草中潜伏的毛贼
拿着注射器，用长长针管先抽黄牯腿上血
再抽女人后颈窝的血，它不怕秧耙

黄昏充满了杀气
暴露的终将无一幸免，包括一株稗草
祖母摇晃一把破蒲扇，左右为难
我把白嫩的小指伸进花蕊里
也没躲开一只小蜜蜂的刺
大地越来越像地球圈住的困兽

看瓜人

像一只井底蛙，看瓜人
陷落于青纱帐，四周站着玉米，脚下铺着
虫鸣，背脊对准天空
有星光、露水落下溅起火花，有飞鸟半夜
三更掀动惊悸，摸摸前胸，是软肋
挠挠后背，是硬伤

走进瓜棚，四面透风
顶梁就压在肩上，他要低头、弯腰
坐下时压疼了马灯影子，眼瞪得瓜圆
随手把一柄铁叉对准夜的黑洞

阴谋、罪恶的入口

走出瓜棚，西瓜火焰像锯齿锯
放松耳朵，他把杀气藏入眉宇，或像玉米
扯起内心的天线，铁叉已擦亮
只等狗獾骚气再浓一丁点

快鞭打快牛

先人已安睡，扔下的鞭子磨起了鞭毛
后裔们接过它，打出崭新的鞭响
牛犊在粮食的大地上奋蹄，轭头磨光粗脖
像头顶一只鹰的秃

请不要忽视一个乡下人鞭打快牛时
这不公平的坚持
它是那么纯，像天空的蓝、大地的绿
每次落到牛身上的是风声、鹤唳，后生们
会使隔空打牛，这万顷良田悬在牛脖子上
就是悬在他们心上

我无法卸掉牛轭，但能用一生俯身
耍牛脾气，用牛气冲天，一块地翻耕N遍
还要翻，长出翡翠、黄金，犁到春秋隐私

还要翻，为一句农谚而重复
天大地大，而牛只取青草一堆凉水一瓢

热爱芭茅

芭茅是芭茅，不开花，不结果
只收留弱小的蚂蚁、蜘蛛，庇护蜂窝
给我留下一个三岁的伤疤

靠近它，愿付出流血代价
摸它身边蜂蚁，却总忘记它叶藏锋芒
一种与众不同的草
长在舔犊、搀扶我的先人坟头上

每年清明向芭茅下跪，掸去它满身尘埃
砍掉遮它阳光、露水、月色的树枝
抚摸它，抓住它的绿，像一只哑蝉
愧疚潜滋暗长，细如蛛丝蚁迹

夜幕下，忧伤小屋黑咕隆咚
芭茅“沙沙”，像亲人吐露一腔温词软语
起风了，它潦草地使劲朝我招手
下雨了，它又伸长脖子不停地打眼罩
禾一样绿到我路旁

浣衣女

浣衣者是女人，面朝下夹河的流水
膝盖长满青苔的石板，搓蹦了手筋，搓掉
石头一层青面皮。她们是男人必要的补充
没有女人一个男人就不完整

自愿这样跪着，跪在柳枝下鸟鸣上
跪在男人心上，伸手便能摸到男人的心肺
禾苗的高、春天的宽。感觉自己像只麦鸟
快乐，是蓝天眼里最幸运的棉朵
每天给心上的王子一身干净、舒畅

那些憨厚的男人，像流水绕着河床
在开花的田野上奔跑，比兔子还快，累了
也像只豹。这样的男人，她们愿为他生子
腆着大肚子跪下搓他的臭汗
与他一起牵牛打江山，醉倒在花海里

告诉他孩子，黄豆是祖爷的汗、爹娘的汗
直到有一天胸透出豆大的肺斑
她们还说，那是使劲才憋过头的汗

青蛙鸽子的爱情

青蛙与鸽子都是藕塘村形象代言人

一个在地上，一个在天上
怎么谈恋爱，怎么亲嘴生小孩，怎么一起
过穷日子，隔壁奶奶喜欢瞎操心

有人在田埂上撞见蛙鸽，不是孤男寡女
一群对一群，一高一矮，不打招呼，也不
放电，像邂逅相遇的村农

太阳将要下山，蛙回到池塘
打开气囊，登陆它们的互联网，一个劲地
发帖、灌水
鸽回到瓦屋顶上，敛翅厮守它们的橄榄园
晨练、吹口哨

全藕塘村人都使不上劲
终有一天，蛙把鸽的倒影踩在脚下
鸽也注意到蛙捕虫的跃跳
他们开始视频裸聊，我家花猫一夜干嚎

与麦田厮守

麦子是麦子，不是麦田上的稻草人
无需披上一层外衣
它有花有果，敢暴露在阳光下，双肩落满
夜露、虫鸣、星光、雨水
它身边的人很多，单身眼里有秋波
婆媳身上有火脾气，妯娌肚里藏着小旮旯

我捉田螺的父兄，不言不语
鸡叫便站在晨风里打颤，正午坐在烈日下
打盹，全身关节长满饥饿的虫子
他们对麦子一心一意，呼吸连着呼吸
命运连着命运，胸中蓄满雷电

眼里只有麦子，心里揣着麦子
我锄草的父兄，忘记了脚下是第几条麦垄
压低草帽沿，从这畦走到那畦，走来走去
还在麦子中间，而火焰烧过了视线
继续烧，像一匹脱缰的野马

挖藕人

藕塘村的藕，是仙童降魔的断臂
不贴标签也能把它们从藕堆里拽出来
买藕人不看藕，只看卖藕人，卖藕人就是
挖藕人，蹲在集市一角
裤脚高挽，满手污泥，裸露藕臂

挖藕人心中只有藕节、莲花
蹉着咬脚的塘水掀开四月面纱，污泥没膝
使出浑身蛮劲，找到一根春天的引线
藕鞭也令他们眼睛发亮，像一把钥匙
小心跟进，总有办法破译藕阵密码

脚踩在泥坑里，背弯成一张弓
手指扣着藕节，指甲扣着污泥，污泥扣着
大地，他们不怕断臂，圆莲花般的梦
听见一声脆响，便看见藕断丝连

扔回池塘的藕节，延续藕的血统
长出出水莲花，千秋万代，他们面莲教子
枕着一塘清水十里蛙鸣

篾匠大伯

腰弯成篾刀，刃闪着寒光
竹子接二连三地破节，爆响齐耳的风
大伯盘腿，坐在一片藏青色里，把一根指
宽的篾条一层层剥成蝉翼
像剥成年的风雨沧桑

指间柔韧的穿梭，像藕塘村人
势如破竹的一生，刮骨疗伤，重塑
风吹动篾卷儿的诗歌意象，一卷一卷浪花
在苍天的注视下碰撞、纠缠、撕咬、堆积
喘息、塌方
安静下来，满地是毛竹的碎片

回头唤大伯，大伯盘腿打坐
像一尊泥塑的活佛，大伯成不了佛
这辈子，他心里放不下的篮子、箩筐太多

荷香姑

是一朵不认识自己的花
是一朵裁缝路上行走得最远的花
属于方言中的灰土，炊烟中的长江中下游
田坂，她站在最初的水面上，引一群蜂蝶
一齐打开了跛足的飞行

名字中带香，裙裾上留香
流出的臭汗也香，她用蛇皮袋盛装着行囊
梦想、胆怯、腼腆、无奈，挤上火车，睡
过工棚、广场、公园的草坪，吃盒饭就着
水煮的老菜叶，与白炽灯一道加班
说一口流利的母语

苦尽甘来，她日头下爆炸的财富
长出了工厂、楼房、小车，她刷卡、网聊
打保龄球，她忙修路、架桥、盖希望小学
一根根抽出体内的丝，像一只春蚕
每一根都白得没有一丝阴影

第一次割麦

一头钻进民歌里
娘弯腰，我弯腰，一张腰酸背疼的弓
如何射日，我慢慢掏空腰夹层的铁
嘴啃到土腥屁股翘上天

麦浪，火焰之蛇吐着火焰
先吞噬俘获的肉体，后焚烧俘获的灵魂
娘在我身后无法自救，如何救我
一刀下去，没伤到蛇七寸，蛇行如闪电
又一刀，砍伤风，再一刀，民歌在蛇背上

爬行了三里地

给我盐，给我水。让我补充补充
再流汗，太阳把我当生鸡蛋，天空张开大
烤箱，风一吹，水少一滴。风又吹，水少
一滴。风再吹，水少一滴。剩下的是盐
月亮纱帐里，雪白雪白，像磷火
光，让人害怕

想起闲置的老屋

老屋站在草丛里，用几块亮瓦望着天
几扇木窗户，像它身上巨大的伤口，阳光
照射到它的疼痛，土墙上蜂穴千疮百孔
像娘脸上潜滋暗长的老斑

打开黄铜锁，一眼就看到它心上的灰尘
五脏六腑横七竖八，它的寂寞蜷缩在暗处
长出几根修长的黄芽，像憔悴的舞女
大衣橱镜子透视出它闲置的空间
几只饿鼠，蹿上蹿下，把一堆发黄的书咬
出锯齿

阔别多年，摸一摸，我在它心上
留下指纹，取下墙上那支发亮的箫，吹皱
星空、长河，吹颤墙角蛛网，岁月蹉跎啊
我的乡愁比箫声还尖，像露珠一刺便破

一砖一瓦，我不忍拆它
只要白天有风摇黄铜锁，晚上有蟋蟀轻弹
马头琴，就能戳到我骨头里的软处

另一半田埂

绿色后退五十米，给一条新街让路
店门朝田野敞开，风从叶片吹来，“沙
沙”
响到超市货架上

一个人站在超市门口
点钞，赔笑。商品占据了她的整颗心
像高楼蚕食庄稼。她的老茧软化了，嫩手
像根豆芽
身上也不再阳光鞭打的伤痕

她还是那位种田的大姐
竖起的货架，是她一半的田埂，她要改掉
大把撒肥料的习惯，把饼干、糖果小心地
往秤盘里添，像卖刚打上来的粮食

商品以外的事物，柔软如猫掌
挠着她某个隐痛的疮疤，她心里仍有千万
禾苗齐刷刷地拔节
转过身去，她又是一棵弯腰、赤脚的青苗

低处的天籁

不是高处的东西都好
请俯下腰身，倾听来自低处的天籁
那些家禽、野兽、爬虫、飞鸟、流水
空谷、溪涧，五音六律俱全，抑扬顿挫
我相信它们是瑟瑟管弦转世
来调和我的烦躁、疲惫、憔悴、失意
让我在晨昏间活得像一株青苗

倾听，成为我每天的第一件事
最后一件事，我站在低处，启窗，关门
不影响这些声音在我胸腔立体安放
即便像孤雁在外，想听，便随手按下开关
听着听着，我就是忘情鸟、毋忧草

它们是我最大的财富，也是我
身体不可或缺的部分，嵌入我肉里，溶进
我血里，钻进我骨里，硬要割下来还不如
让我去死。它们好好活着，我就活着
我死了，它们还活着

焙自己

投身于社会，像投身于一口大铁锅
你就是一粒生花生，用文火焙，不要急于
求成，这可不是育一株青苗：春播，秋收
非三四十载难保修炼到正果

首先，你要把自己看做低处的
微尘一粒，用整个身心去承受烈火，煎熬
还是那么渺小。看做娘手攥着的一只风筝
松开全盘丝线去飞翔，还是高度不够

其次，你要像地上的一群蝼蚁
裹一身凉露出发，披一身星光安歇，习惯
日晒雨淋，风雪兼程。要像低枝上的一条
春蚕，爱上无油的桑叶，吐出洁白的丝绸
自缚作茧。要像一地玉米，坚守贫瘠的
黄土，拔节抽穗，笑到最后

刚开始，你会措手不及地叫喊
感觉到疼痛了，你更会迫不及待地叫喊
待到不再闻你叫喊了，你已是一粒熟花生
除了留给别人一嘴香还是香

放不下一把琴

蟋蟀蜗居在阴暗潮湿的土墙下
长出长长的线须，披一身黑褐色长袍
除了弹琴还是弹琴，像艺术系做钢琴晚课
饿了，吃草的根茎籽。渴了，喝凉露

清风中弹，明月下弹，骤雨中弹
弹阳春，弹白雪，弹每一个黑夜的黑
藕塘村灯火都熄了，琴声却更浓
一阵紧似一阵

偶尔到荒地里去转转，拖儿带女
那里没人打扰，跳到草尖上晒晒太阳

天高地阔，正好为光明作词谱曲

被我们逮住，打入罐做的玻璃囚室
它们弹得更猛烈，挠着弹、蹦着弹
仰着弹，像大礼堂上演摇滚
更像门前卖艺的寻亲人，抚弦的小拇指上
长茧，结了一层血壳

下夹河

一条淌过四季的河
长着几个大旋，水做的骨头，清澈的血液
体内藏着许多迂回曲折
早看晚看，不见它的底，像城府深的人
水中的事物时而清晰，时而模糊

藕塘村最长的一面镜子，照出我们
面部云朵，内心的飞鸟、漩涡，身上每粒
浮尘，肩头几滴夜露、星光
它是我们心仪的惟一活水，洗尽满身汗臭
污垢，把衰老的花瓣、柳叶连同香魂
从上游带到下游

藕塘村最粗的一条绳索，缚住我们
桃花妖精脸，柳树歪脖子，水牛长角
女人水腰，鸬鹚钩眼，蜻蜓跛足
平静与起伏构成一条暗河

躺在花蕊上睡觉

大风摇门环。我，一只小小蜜蜂
躺在一朵莲花的蕊上睡觉，四周是黑暗
包围莲花，花香包围黑暗

出水莲花，王昌龄看过李清照叹过
周敦颐爱过的莲花，现在我要抱紧她
喊她一声“干娘”，我愿做她孱弱的孩子
去搬运她深夜碾成粉末的孤独

这样，藕塘村的孩子愿意跟我
称兄道弟。我也拥有他们一样的幸福
可以把花香想象成奶香，沿着娘身体向上
攀援，从小把乳房当成硕果，把肩膀当成
平地，为藕塘村多酿蜜，去打拼

夜黑风高。我要随摇篮曲安然入睡
也许明天风更大，浪更高
怀抱一朵莲花便可去云游四海

今夜外面很黑

油尽灯灭，藕塘村在眼前
比瞳孔的黑还黑
咳嗽，梦呓，吮吸乳香，达到爱情高潮
一些被包裹的事物摸黑前行
把点点光亮抛洒在路上
上半夜是豆大萤火，下半夜是星大露珠

黑蚁们最先嗅到风暴气味，匆忙迁徙
焦急、疲惫，像我春播秋收的兄妹
担心一片树叶落下砸破头的兄妹
此刻看不见那些树叶。同样只须一坛老酒
遍地琴声壮行，他们发誓
要从黑星球一端爬到另一端去

再见了，黑蟋蟀们，退到黑泥墙根去
或跟到路边草丛来，你们只要尽情地弹奏
我们不要你们脸颊两行清泪

农闲了，今夜还有谁在准备行囊
天寒了，明日又有谁不再食人间烟火
枝头两只黑鸦，娘佝偻的背影
已掉进瞳孔的黑里，落叶沙沙

泥捏的亲人

捏几个泥人，用藕塘村的灶黄土

掺些花红、叶绿、萤粉和月华，要头发白
牙齿缺，像祖辈。要背驼，腰弯，像爹娘
要眼角皱，手背糙，更像姐妹

没有其他奢望，只是在异乡
搂着它们睡好梦见故乡，想念亲人就说说
心里话，不会被猜忌、搬是非、打小报告
它们不懂分贝，加班，看不见工伤
只是默默竖起耳、睁大眼，眼里从没泪水
它们不担心炒鱿鱼，毋需安慰、发牢骚
摔杯，不理解高楼、速度、廉价劳力

下班了，工友们睡得像死猪
不必半夜起来，抽烟、找活络油、奶孩子是
惟一的好处。但梦话肯出卖你的立场
爱情、思念、用心不专

深陷棉田

微风掀开棉叶后背，一对瓢虫
两情相悦。它们动作如微风
小心谨慎的样子，很像那个搭棚的看棉人
棉田里深陷的幸福

这是夏夜，看棉人高挂马灯
流逝的光与影，让他一回回走神，把一只
瓢虫当成自己前世，另一只是他爱人
给他幸福的瓢虫，有个胎记，背负七星
累倒在棉田的样子，仿佛她吃蚜虫的样子
勇敢，专注，津津有味

那些提着灯笼满田打转的流萤
焦急的模样，很像他当年
如果她现在还在棉田上，他敢拍胸脯打赌
她正摸黑朝摇晃的马灯走来

在月亮上开窗

在月亮上开一扇小窗，要能眺望

夜幕下藕塘村的万家灯火，次第亮起
包括扭腰肢的炊烟，朗笑的灶火
篱笆墙瑟缩的影子，牯牛失禁的热尿
树梢上漏风的鸟巢，草丛间捉迷藏的流萤
谷田里觅食的小雀，荷塘里吹泡泡的鲮鱼
马路上搬家的黑蚁，高岗上眨眼的磷火

如果熄灭了青油灯，还能听见
木楼上老鼠的撕咬声，婴儿的打嗝声
柴垛边蟋蟀的弹琴声，祖母的纺线声
薯地里青虫的啃噬声，黄叶的跌落声
风寒者的咳嗽声，夜行者的脚步声
包括呓语声，犬吠声，风声，流水声
果真这样，我就把双眼闭得铁紧

环湖而居

忙时种田，为牛。闲时打渔，为獭
他们是藕塘村人，手中离不开犁耙、双桨
四季一半岸一半水，心里一半绿一半蓝
仓里一半谷麦一半鱼虾

一条渔船半个家，安置在流水上
日子顺流而下，溯流而上，蓑衣斗笠遮雨
身体挡着大风、烈日，像一块古铜
自从爱上鱼儿，他们就爱上了激流
赤脚泡在水田锄禾，胸腔有浪花喧嚣

放下秧绿，闯入蓝界
水下不再安全，铁钩用锋利与锋利纠缠
他们一颗心拴在浮筒上，起伏
或撕下一张大网，网起波光粼粼，太阳大
月亮小，星光如虾米

马灯摇晃，水从桨上流回湖，他们从湖上
流回岸，回归他们需要除草的另一半

雪蝶

一群从唐宋而来的雪蝶
漫天飞舞，它们恩仇未泯，挥舞长戟
六角棱的，白光一闪
青铜撞击的声音让大地颤栗不已

今生的雪骨，前世的水
化水的是我羸弱先祖的魂
压抑于胸的苦难，像沉睡的火山苏醒
它们酷爱自己的河山、村庄和田舍
大地上欣欣向荣的万物

它们双臂张得太大，双手抱得太紧
一些脆弱的枝条猝不及防，伤筋断骨
孱弱的幼苗也皮开肉绽

注视雪蝶，我仿佛面对粗布裹尸的先祖
情不自禁地伸出皲裂的手，抚摸
冷若冰霜的表面之下，似有岩浆、地火
不容我久久挽留

养蜂人

他的江山，就是蜜蜂的江山
他的田野花朵，就是蜜蜂的田野花朵
他的风雨，就是蜜蜂的风雨
他的阳光，就是蜜蜂的阳光

体内有两只转动的辘轳
脚下，鸡肠似的土路。身上，沾满花瓣
生活是流体的。垒起来，三层蜜蜂箱
放下来，大地是他的板车

一个人的孤独，一亿朵鲜花
在太阳下盛开，十万只蜜蜂来采集
酿成的蜜，为老人止咳，为小儿生津

女人攥紧封口的蜡蜡麻绳的细节
天黑下来，一顶旧帐篷
包裹着马灯，日子的创面面向暗处
虫蛾撞击，蚁兽践踏、撕咬
他的肉身安歇了，灵魂还在花间游荡

空巢

偌大老屋，一个盛满风的空巢
母亲每天打扫，清洗杯盏
想起熟悉的脚印、指纹、声音，想起我们
羽毛丰满后飞到南方的燕子

除了她，屋里是空的
除了草茎、绒毛，巢里是空的
除了我们，她心里是空的
什么也塞不进去

风吹落梁上干枯的草茎和黑色绒毛
燕子过冬的衣被，一直没晒过
搬来大小木椅，母亲搭积木
站在没有焊接的高处，她承受着三级地震

塞进空巢的绒毛腰身单薄
随风又飘到地面，像一个老人的孤独
多么需要支撑，我相信
每个人身体里都有一块坚硬的黑铁
和柔软的羽毛

老农的素描

如果让我给藕塘村人画像
我选择素描，用尽所有的粗细线条

颧骨要高耸，眼窝要深陷
指要粗，脚要大，肩要宽，背要略带佝偻
身上的粗布衣裳，要打上几个补丁
身边的一条耕牛，驾辕处要光秃秃

脚下的几亩薄田，要禾稈分明

画他们的晴天，太阳要满身长刺
额上要汗如黄豆，草帽倾斜，挽袖，敞胸
画他们的雨天，要有电闪雷鸣
胶靴要加长，蓑衣要加密，斗笠要放大
画他们的性格，要怀抱一个酒坛

用线条不好表达的，别画蛇添足
比如咳嗽、劳伤、疼痛、牵挂
让他们永远藏在心里，开花

父 亲

母亲的大树，我的天空
一个操苏北口音的高个子男人
把阴凉交给了爱人，把太阳交给了我
我血管里流淌着他的血

农忙时，用汗水与泥土交谈
老茧与农具亲昵，农闲时，肩挑杂耍
他交出火柴、糖果、梳子、喇叭、针线
换回的鸡毛、牙膏皮、废铜烂铁
是全家人生命中所需的盐

喊“老徐”，他点头微笑
喊“江苏佬”，他点头微笑
与他打情骂俏，他点头微笑
喊“牙膏皮换针线——鸡毛换灯草——”
他没有办法笑

走进我的履历表，我郑重
为他正名，写下——“姓名：徐政财
工作单位：藕塘村，职务：忙时拉牛尾巴
闲时摇拨浪鼓。”

双 抢

脚下有蚂蟥烂泥，背上有烈日芒刺

不可摆脱又无法逃避

柳条腰的女人，出世腰间便絮满了纤维
对稻子弯下去，像一把月牙镰

天空挤压着大风，大风挤压着鸟翅
一麻袋谷粒挤压着她的骨头
骨头挤压着嫩肉，每走一步发出一阵声响
两个奶子不停地打闪，踉踉跄跄

坡再陡一点，她就喘不过气来
风再大一点，她的影子就倾斜，被吹散
像田间来不及扎捆的稻草

什么都可能发生，闪腰，骨折
摔跤，她不想那么多，像气头上打孩子
被窝里掐男人
大雨就在身后，追赶着乌云
乌云追赶着她的脚步、汗珠和喘息

黑毛驴

谁能告诉我，十二属相中为何没有驴
你看它，比狗高，比马矮
祖籍藕塘村，与山东不沾边，也不学马叫
它随主人进城，埋头拉车整天奔波

一身乌毛，堪比草原上的乌龙驹
身边车水马龙，脚下水泥路坚硬，磨损
蹄子，它踢踢，尖叫几声了事
没有人会为了一头毛驴去移植乡间泥土

下坡，煤车推它四蹄失控
上坡，鞭子抽它肉里嵌入粗索

每次在楼下守候，颈套着粗索
它不挣脱，索套上绑着的绒布条结了血壳
有人经过，它瞪眼，挪蹄，打喷嚏
仿佛谁要动它度日的黑奶酪

某种现状

宁愿所有庄稼人都活在庄稼体内
热爱泥土、阳光、雨露，像热爱生命
庄稼的芽苞，就是他们的芽苞
庄稼的花朵，就是他们的花朵

而现实与愿望相距遥远
这些人许多已弃飞鸟筑巢的村庄而去
土地不生长谷物生长杂草，仓廩不储藏
种子，储藏虚空、霉菌

工地，厂矿，马达的夹缝里
你经常看见一些拥挤的豆芽，细得像线
已经不起风吹日晒。你在处方上再次写下
——泥土，阳光，雨露
转身，他们便扔进了废纸篓里

物欲在饥饿的体内吐着火焰
像一条毒蛇，你一棍子打在蛇的七寸上
他们倒了，一张空壳

这个午后

我彻底睡着了
这个午后，只有莲花、鲮鱼和蝉醒着
青苔在搓衣板上搭积木，风像柔软的丝绸
梧桐下挤满熟睡女子单薄的青春

这样的午后，我穿越时光隧道
陶潜正卧于凉床，打呼噜，他与藕塘村
说远就远，说近也近

东篱的菊花，是他留下的种子
香气不减当年，被某些人写进了处方

南山好觅。穿过大片棉田、菜园
涉过几条溪涧，翻过一座又一座大山
我看见了草堂、菊花、穿心莲
一群蜜蜂在看门护院

醒来，我还深陷于藕塘村
拍打身上的尘土，我迈着陶潜的菊花步
逼近东篱，临水的那一朵穿心莲

梦 境

一粒土坷垃半夜敲门乞讨
披一件长长的草裙子，戴着高高的草帽
蓬头垢面，脸色如蜡

给她米饭，不要。给她鱼肉，不要
它要种子、肥料，它要镰刀、犁铧和锄头
我打开尘封的仓，仓里屯满了虚空
呵，老糊涂了，子孙们有几年没有回乡
那些墙角生锈的铁器，我都施舍了她
她肩上有碰撞、摩擦，却不冒火花

刚门上门，又响起敲门声
是一条老棉铃虫，整个胃紧贴在肋骨上
她恳求我救救她饥饿的孩子
蜜蜂也来了，嚷着要我家田里往日的花朵
蚯蚓跟着抗议——再不翻耕就搬家

打发了他们，再也睡不着
敲门声又急骤如雨，我却不敢取下插门

藕塘村：我开花的母土

□徐后先

一个诗人离不开创作灵感和源泉。我在藕塘村土生土长，因此我的一切都寄存在那片开花的母土。

藕塘村是长江边的一个小渔村，因“遍地莲花盛开”而得名，村中百余户人家祖祖辈辈以农忙时种粮棉、农闲时打鱼为生。以勤劳为本，“他们挑一担黄水，浇出葱绿、露染的爱情”；为改变命运，他们在汗尖上、三角浪尖上舞蹈，晒出了古铜色的肌肤。

我的创作灵感无疑缘于这些生活碎片，它们让我感动、失眠，也让我痛苦、挣扎。我时而感慨这片沃土的美丽，“有遍地莲花，有渔火、流萤、意杨／有棉白如雪，有麦焰、稻浪、木榨的香油／有凡高的向日葵”；时而嗟叹这片沃土的自私，

“蚊子出山了，这个杂草中潜伏的毛贼／拿着注射器，用长长针管先抽黄牯腿上血／再抽女人后颈窝的血”。等长大了，我才明白：藕塘村人每天都在与困难作斗争，有斗争，才有社会的文明和进步。

深夜，我一口气写完了《还这样填写籍贯》、《血色黄昏》，浑身大爽。在对故土深沉的眷恋，和对新生活执着的追求中，我找到了诗歌的着力点，这是一个诗人应肩负的使命，应保持的纯真和清醒。

二

一个诗人不能没有社会担当和良知。面对藕塘村的一草一木，我老感觉有愧。

藕塘村人爱用“花”给女孩取名，一朵花一个人，常常“捡起凋零的碎片，我能与一长串名字对号／像数每一个藕塘村人／长子矮子，胖子瘦子，幸福的痛苦

的。”

在我的记忆中，她们像花朵一般唯美、善良，亲戚相携，邻里相帮，“说皖南方言，喝酒，饮茶，结拜，通婚／繁衍生息爱恨情仇”，她们会“用枝叶靠拢，用花香交融／有时牙齿与舌头咬出深深血印”，她们也“会摒弃前嫌／与大地五谷相依为命，为搬运粮草、改造春天／像天空眼里的一群蚂蚁”。但她们又不乏愚昧，每年冬闲，老少就邀约着去十公里之外的小孤山，拜佛求签。我是村里读书较多的后生，注定要为她们解签。解一次，我就被她们虔诚的目光刺疼一次。

有时，我觉得她们很可怜；有时，我又觉得她们很伟大。儿女多的，日子过得更清贫，她们拖着虚弱的身体，也要用双手撑起一个穷家。她们是我的伯婶姑娘，与我朝夕相处。我矛盾着，感动着，从内心想为她们做点什么。

《我们是一家人》、《低处的花》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创作的，写完正好鸡鸣。我仿佛看见她们站在世俗的空间里，“晴，上下一身尘。雨，里外一身水／风潦草地拍打着关节里的虫子”，“端着小小的香油灯，它们火苗微弱／摇摇晃晃，像有只手鞭打陀螺”。

我默默在心里为她们树碑立传。

三

一个诗人是属于当今时代和大众的。

我努力用自己的视角，审视社会底层的藕塘村人。

我的祖先和父辈就在藕塘村这片广袤的沃土上耕种，繁衍生息，洒下汗水，“秋收冬藏。碾出的米白，榨出的菜油澄亮”。他们积极向上，敢于向命运挑战。日子过得俭朴，却苦中有乐。

写他们，我秉承庄子“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的信条，有时被用来勾勒他们的简单线条勒紧喉咙。有时他们“弯下腰，胸前是黄土，后背是青天／他们低矮的影子被青苗覆盖，青苗被他们汗水覆盖／世俗的尘埃再将他们覆盖／在黄土里，他们才肯一直伸直腰”。

从6岁起，我就与他们一起感知劳伤，学会隐忍。至今我仍记得娘教我的一句谚语：“叫得最响的轮子不是好轮子。”这种“韧”的精神，正是当今时代所需要的。

为了真实地再现藕塘村人的精、气、神，我与他们走得太近，去寻找诗歌的源头。我发现他们《就这样活着》，“不怕弯腰，也能够站立／面对世俗的河流，却像一头呛水的困兽”。但我真心爱他们，爱他们“一碗白酒下肚，定力不如一棵青苗”的憨态，爱这里的一草一木，包括蜜蜂的针，玫瑰的刺，芦苇的根。

这里是我开花的母土，有太多的东西等我去捡拾、珍藏，打磨成玉，做成胸针。②

